

古文辭類纂

上卷四

蘇子瞻策斷中

用兵有可以逆爲數十年之計者。有朝不可以謀夕者。攻守之方。戰鬪之術。一日百變。猶以爲拙。若此者。朝不可以謀夕者也。古之欲謀人之國者。必有一定之計。句踐之取吳。秦之取諸侯。高祖之取項籍。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是故有利有不利。有進有退。百變而不同。而其一定之計。未始易也。句踐之取吳。是驕之而已。秦之取諸侯。是散其從而已。高祖之取項籍。是閒疎其君臣而已。此其至計。不可易者。雖百年可知也。今天下晏然。未有用兵之形。而臣以爲必至於戰。則其攻守之方。戰鬪之術。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然至於用兵之大計。所以固執而不變者。臣請得以豫言之。夫西戎北胡。皆爲中國之患。而西戎之患。小北

胡之患大。此天下之所明知也。管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故二者皆所以爲憂，而臣以爲兵之所加宜先於西。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今夫鄒與魯戰，則天下莫不以爲魯勝。大小之勢異也。然而勢有所激，則大者失其所以爲大，而小者忘其所以爲小。故有以鄒勝魯者矣。夫大有所短，小有所長。地廣而備多，備多而力分。小國聚而大國分，則疆弱之勢將有所反。大國之人譬如千金之子，自重而多疑；小國之人計窮而無所恃，則致死而不顧。是以小國常勇，而大國常怯。恃大而不戒，則輕戰而屢敗；知小而自畏，則深謀而必克。此又其理然也。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將軍貴而吏士不親，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若夫小國之民，截然其若一家也。有

憂則相恤。有急則相赴。凡此數者。是小國之所長。而大國之所短也。大國而不用其所長。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雖百戰而百屈。豈足怪哉。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長於戰。而不長於守。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譬之於物。大而不用。則易以腐敗。故凡擊搏進取。所以用大也。孫武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不若則能避之。自敵以上者。未嘗有不戰也。自敵以下而不戰。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固已失其所長矣。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其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西戎之於中國。可謂小國矣。嚮者惟

不用其所長。是以聚兵連年。而終莫能服。今欲用吾之所長。則莫若數出。數出莫若分兵。臣之所謂分兵者。非分屯之謂也。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今河西之戍卒。惟患其多。而莫之適用。故其便莫若分兵。使其十一而行。則一歲可以十出。十二而行。則一歲可以五出。十一而十出。十二而五出。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吾一歲而一出。彼一歲而十出。被兵焉。則眾寡之不侔。勞逸之不敵。亦已明矣。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我大而敵小。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此吳之所以肆楚。而隋之所以狂陳。歟。夫御戎之術。不可以逆知其詳。而其大略。臣未見有過此者也。

蘇子瞻策斷下

唐應德云此文極其變化橫發而不可羈制

舌者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所以能敵之者其國無

君臣上下朝覲會同之節其民無穀米絲麻耕作繼紆之
勞其法令以言語爲約故無文書符傳之繁其居處以逐
水草爲常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其旃裘肉酪足
以爲養生送死之具故戰則人人自鬪敗則驅牛羊遠徙
不可得而破蓋非獨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
所安者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
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所得繒絮皆以馳草棘中使
衣袴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以
示不如渾酪之便美也由此觀之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
無法勝聖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謹守之築爲城郭
塹爲溝池大倉廩實府庫明烽燧遠斥堠使民知金鼓進
退坐作之節勝不相先敗不相棄此其所以謹守其法而
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則不如無法之爲便也故夫各輔其

性而安其生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猶中國之不可從胡人之無法也今夫佩玉服鼓冕而垂旒者此宗廟之服所以登降揖讓折旋俯仰爲容者也而不可以騎射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豈能盡如中國哉苟不能盡如中國而雜用其法則是佩玉服鼓冕而垂旒而欲以騎射也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黃池之會強自冠帶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蠻夷之資而貪中國之美宜其可得而圖之哉西晉之亡也匈奴鮮卑氏羌之類紛紜於中國而其豪傑間起爲之君長如劉元海苻堅石勒慕容儁

之傳皆以絕異之姿驅駕一時之賢俊其強者至有天下
大半然終於覆亡相繼遠者不過一傳再傳而滅何也其
心固安於無法也而束縛於中國之法中國之人固安於
法也而苦其無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厭是以雖建都邑立
宗廟而其心岌岌然常若寄居於其間而安能久乎且人
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契丹自五代南侵
乘石晉之亂奄至京師觀中原之富麗廟社宮闕之壯而
悅之知不可以畱也故歸而竊習焉山前諸郡既爲所并
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儀百官之號
文武選舉之法都邑郡縣之制以至於衣服飲食皆雜取
中國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貴壯而賤老貪得而忘失勝不
相讓敗不相救者猶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
而外牽於華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而

中國之人猶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規畫皆不復變
夷之心以爲不可得而圖之亦過計矣且夫天下固有沈
謀陰計之士也昔先王欲圖大事立奇功則非斯人莫之
與共秦之尉繚漢之陳平皆以樽俎之間而制敵國之命
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紓天下之禍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
之勢三而中國才之思焉則亦足惜矣臣觀其朝廷百官
之眾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
之士而詬辱及於公卿鞭扑行於殿陛貴爲將相而不免
囚徒之恥宜其有惋憤鬱結而思變者特未有路耳凡此
皆可以致其心雖不爲吾用亦以開疎其君臣此由余之
所以入秦也幽燕之地自古號多雄傑名於圖史者往往
而是自宋之興所在賢俊雲合響應無有遠邇皆欲洗濯
磨淬以觀上國之光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昔太宗皇帝

親征幽州未克而班師聞之謀者曰幽州士民謀欲執其
帥以城降者聞乘輿之還無不泣下且胡人以爲諸郡之
民非其族類故厚斂而虐使之則其思內捐之心豈待深
計哉此又足爲之謀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後可
攻也語有之曰鼠不容穴衙窠藪也被僭立四都分置守
宰倉廩府庫莫不備具有一旦之急適足以自累守之不
能棄之不忍華夷雜居易以生變如此則中國之長足以
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國不能謹守其法彼慕
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決也夫蠻
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願力不能則逃中國則不然
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者有
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不憚
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懼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

於力則中國固不敵矣。尚何云乎。伏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爲之計。其小者臣未敢言焉。

蘇子由君術策五 審勢。

臣聞事有若緩而其變甚急者。天下之勢是也。天下之人幼而習之。長而成之。相咻而成風。相比而成俗。縱橫顛倒。紛紛而不知以自定。當此之時。其上之人刑之則懼。驅之則聽。其勢若無能爲者。然及其爲變。常至於破壞而不可禦。故夫天子者。觀天下之勢。而制其所向。以定其所歸者也。夫天下之人。弛而縱之。拱手而視其所爲。則其勢無所不至。其狀如長江大河。日夜渾渾。趨於下而不能止。抵曲則激激。而無所洩。則咆哮潰亂。蕩然而四出。壞隄防。包陵谷。汗漫而無所制。故善治水者。因其所入而導之。則其勢不至於激怒。壅滂而不可收。既激矣。又能徐徐而洩之。則

其勢不至於被決蕩溢而不可止。然天下之人常狎其安流無事之不足畏也。而不爲去其所激。觀其激作相楚潰。亂未發之際。而以爲未至於大懼。不能徐洩其怒。是以遂至橫流於中原。而不可卒治。晉者天下旣安。其人皆欲安坐而守之。循循以爲敦厚。默默以爲忠信。忠臣義士之氣憤悶而不得發。豪俊之士不忍其鬱鬱之心起而振之。而世之士大夫好勇而輕進。喜氣而不懼者。皆樂從而羣和之。直言忤世而不顧。直行犯君而不忌。今之君子累累而從事於此矣。然天下猶有所不從。其餘風故俗猶眾而未去。相與抗拒而勝負之數未有所定。邪正相搏。曲直相犯。二者潰潰而不知其所終極。蓋天下之勢已少激矣。而上之人不從而遂決其壅。臣恐天下之賢人不勝其忿而自決之也。夫惟天子之尊。有所欲爲而天下從之。今不爲決。

之於上而聽其自決則天下之不同者將悻然而不服而天下之豪俊亦將奮踴不顧而力決之發而不中故大者傷小者死橫潰而不可救譬如東漢之士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黨慷慨議論本以矯拂世俗之弊而當時之君不爲分別天下之邪正以決其氣而使天下之士發憤而自決之而天下遂以大亂由此觀之則夫英雄之士不可以不少遂其意也是以治水者惟能使之日夜流注而不息則雖有蛟龍鯨鯢之患亦將順流奔走奮迅悅豫而不暇及於爲變苟其蓄畜渾亂壅閉而不決則水之百怪皆將悻然放肆求以自快其意而不可禦故夫天下亦不可不爲少決以順適其意也

蘇子由臣事策一 用重臣。

臣聞天下有權臣。有重臣。二者其迹相近而難明。天下之

人知惡夫權臣之專。而世之重臣亦遂不容於其間。夫權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有。而重臣者。天下不可一日而無也。天下徒見其外。而不察其中。見其皆侵天子之權。而不察其所爲之不類。是以舉皆嫉之。而無所喜。此亦已太過也。今夫權臣之所爲者。重臣之所切齒。而重臣之所取者。權臣之所不顧也。將爲權臣耶。必將內悅其君之心。委曲聽順。而無所違戾。外竊其生殺予奪之柄。黜陟天下。以見已之權。而沒其君之威惠。內能使其君。懼愛悅懌。無所不順。而安爲之上。外能使其公卿大夫。百官庶吏。無所不歸命。而爭爲之腹心。上愛下順。合而爲一。然後權臣之勢遂成。而不可拔。至於重臣。則不然。君有所爲。不可則必爭。爭之不能。而其事有所必不可聽。則專行而不顧。待其成敗之迹著。則上之心將釋。然而自解。其在朝廷之中。天子爲

之踞然而有所畏。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於其側。爵祿慶賞已得以議其可否。而不求以爲己之私惠。刀鋸斧鉞已得以參其輕重。而不求以爲己之私勢。要以使天子有所不可必爲。而羣下有所震懼而已。不與其利。何者爲重臣者。不待天下之歸已。而爲權臣者。亦無所事天下之畏已也。故各因其行事。而觀其意之所在。則天下誰可欺者。臣故曰。爲天下安可。一日無重臣也。且今使天下而無重臣。則朝廷之事。惟天子之所爲。而無所可不。雖天子有納諫之明。而百官畏懼戰慄。無不皆尊重之勢。誰肯觸忌諱。冒罪戾。而爲天下言者。惟其小小得失之際。乃敢上章。謹譏而無所憚。至於國之大事。安危存亡之所繫。則將卷舌而去。惟敢發而受其禍。此人主之所大患也。悲夫。後世之君。徒見天下之權。臣出入唯唯。以爲有禮。而不知此乃所以

潛潰其國。徒見天下之重臣。剛毅果敢。喜逆其意。則以爲不遜。而不知其有社稷之慮。二者淆亂於心。而不能辨其邪正。是以喪亂相仍。而不悟何足傷也。昔者衛太子聚兵以誅江充。武帝震怒。發兵而攻之。京師至使丞相太子相與交戰。不勝而走。又使天下極其所往。而翦滅其迹。當此之時。苟有重臣。出身而當之。擁護太子。以待上意之少解。徐發其所蔽。而開其所怒。則其父子之際。尙可得而全也。惟無重臣。故天下皆知之。而不敢言。臣愚以爲凡爲天下宜有以養其重臣之威。使天下百官有所畏忌。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者。竊觀方今四海無變。非常之事。宜其息而不作。然及今日而慮之。則可以無異日之患。不然者。誰能知其果無有也。而不爲之計哉。抑臣聞之。今世之弊。在於法禁太密。一舉足不如律令。法吏且以

爲言而不問其意之所屬。是以雖天子之大臣亦安敢有所爲於法律之外。以安天下之大事。故爲天子之計莫若少寬其法。使大臣得有所守。而不爲法之所奪。昔申屠嘉爲丞相。至召天子之倖臣鄧通。立之堂下。而詰責其過。是時通幾至於死而不救。天子知之亦不以爲怪。而申屠嘉亦卒。非漢之權臣。由此觀之。重臣何損於天下哉。

蘇子由民政策一 尊三老。

中間引詩一段文字甚佳。而於後半民所與競義不甚

聯貫。是子由精神短處。

臣聞王道之至於民也。其亦深矣。賢人君子自潔於上。而民不免爲小人。朝廷之間揖讓如禮。而民不免爲盜賊。禮行於上。而淫僻邪放之風起於下。而不能止。此猶未免爲王道之未成也。王道之本始於民之自喜而成於民之相

愛而王者之所以求之於民者其粗始於力田而其精極於孝悌廉恥之際力田者民之最勞而孝悌廉恥者匹夫匹婦之所不悅疆所最勞而使之有自喜之心勸所不悅而使之有相愛之意故夫王道之成而及其至於民其亦深矣古者天下之災水旱相仍而上下不相保此其禍起於民之不自喜於力田天下之亂盜賊放恣兵革不息而民不樂業此其禍起於民之不相愛而棄其孝悌廉恥之節夫自喜則雖有大勞而其事不遷相愛則雖有疆很之心而顧其親戚之樂以不忍自棄於不義此二者王道之大權也方今天下之人狃於工商之利而不喜於農惟其最愚下之人自知其無能然後安於田畝而不去山林饑餓之民皆有盜跖趨趨之心而閭門之內父子交忿而不知反朝廷之上雖有賢人而其教不逮於下是故士大夫

之間莫不以爲王道之遠而難成也然臣竊觀三代之道
文至於詩而以爲王道之成有所易而不難者夫人之不
喜乎此是未得爲此之味也故聖人之爲詩道其耕耨播
種之勤而述其歲終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
意故曰粳粳良邦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
女載筐及筥其饌伊黍其笠伊糾其鎬斯趙以蓐荼蓼當
此時也民旣勞矣故爲之言其室家來饁而慰勞之者以
勉卒其事而其終章曰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桎桎積
之粟粟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甯
止殺時特牲有捭其角以俎以續續古之人當此之時歲
功旣畢民之勞者得以與其子婦皆樂於此休息閒暇飲
酒食肉以自快於一歲則夫勤者有以自忘其勤盡力者
有以輕用其力而徭戾無親之人有所慕悅而自改其操

此非獨於詩云爾導之使獲其利而教之使知其樂亦如是也且民之性固安於所樂而悅於所利此臣所以爲王道之無難者也蓋臣聞之誘民之勢遠莫如近而近莫如其所與競今行於朝廷之中而田野之民無遷善之心此豈非其遠而難至者哉明擇郡縣之吏而謹法律之禁刑者布市而頑民不悛夫鄉黨之民其視郡縣之吏自以爲非其比肩之人徒能畏其用法而袒背受笞於其前不爲之愧此其勢可以及民之明罪而不可以及其隱慝此豈非其近而無所與競者耶惟其里巷親戚之間幼之所與同戲而壯之所與共事此其所與競者也臣愚以謂古者郡縣有三老嗇夫今可使推擇民之孝悌無過力田不惰爲民之素所服者爲之無使治事而使譏誚教誨其民之怠惰而無良者而歲時伏臘郡縣頗致禮焉以風天下可使

慕悅其事使民皆有愧恥勉強不服之心今不從民之所
與競而教之而從其所素畏夫其所素畏者彼不自以爲
伍而敢求望其萬一故教天下自所與競者始而王道可
以漸至於下矣

蘇子由民政策二

舉孝廉

臣聞三代之盛時天下之人自匹夫以上莫不務自修潔
以求爲君子父子相愛兄弟相悅孝悌忠信之美發於士
大夫之間而下至於田畝朝夕從事終身而不厭至於戰
國王道衰息秦人驅其民而納之於耕耘戰鬪之中天下
窮然而從之南畝之民而皆爭爲干戈旗鼓之事以首爭
首以力搏力進則有死於戰退則有死於將其患無所不
至夫周秦之間其相去不數十百年周之小民皆有好善
之心而秦人獨喜於戰攻雖其死亡而不肯以自存此二

者臣竊知其故也夫天下之人不能盡知禮義之美而亦不能奮不自顧以陷於死傷之地其所以能至於此者上之人實使之然也然而闕巷之民劫而從之則可以與之僥倖于一時之功而不可以望其久遠而周秦之風俗皆累世而不變此不可不察其術也蓋周之制使天下之士孝弟忠信聞於鄉黨而達于國人者皆得以登於有司而秦之法使其武健壯勇能斬捕甲首者得以自復其役上者優之以爵祿而下者皆得役屬其鄰里天下之人知其利之所在則皆爭爲之而尙安知其其他然周以之興而秦以之亡天下遂皆尤秦之不能而不知秦之所以使天下者亦無異於周之所以使天下何者至使之勢所以奔走天下萬世之所不易也而特論其所以使之者何如焉耳今者天下之患實在於民昏而不知教然臣以謂其罪不

在於民而上之所以使之者或未至也且天子之求於天下者何也天下之人在家欲得其孝而在國欲得其忠兄弟欲其相與為愛而朋友欲其相與為信臨財欲其思廉而患難欲其思義此誠天子之所以欲於天下者古之聖人所欲而遂求之求之以勢而使之自至是以天下爭為其所求以求稱其意今有人使人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其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於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於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怪也今夫天下之人所以求利於上者果安在哉士大夫為聲病

剽略之文而治苟且記問之學曳裾束帶俯仰周旋而皆有意於天子之爵祿夫天子之所求於天下者豈在是也然天子之所以求之者惟此而人之所由以有得者亦唯此是以若此不可卻也嗟夫欲求天下忠信孝悌之人而求之於一日之試天下尙誰知忠信孝悌之可喜而一日之試之可恥而不爲者詩云無言不譎無德不報臣以爲欲得其所求宜遂以其所欲而求之開之以利而作其怠則天下必有應者今問歲而取天下之才奇人善士固宜有起而入於其中然天下之人不能深明天子之意而以爲所爲求之者止於其目之所見是以盡力於利舉而不矧自反於仁義臣欲復古者孝悌之科使州縣得以與今之進士同舉而皆進使天下之人時獲孝悌忠信之利而明知天子之所欲如此則天下宜可漸化以副上之所求

古文辭類纂 卷二十三
然臣非謂孝悌之科必多得天下之賢才而要以使天下
知上意之所在而各趨於其利則庶乎不待教而忠信之
俗可以漸復此亦周秦之所以使人之術歟

趙良說商君

周顯王三十年秦孝二十三年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皋。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孔丘有言曰。推賢而戴者進。聚不肖而王者退。僕不肖。故不敢受命。僕聞之曰。非其位而居之曰貪位。非其名而有之曰貪名。僕聽君之義。則恐僕貪位貪名也。故不敢聞命。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趙良曰。反聽之。謂聽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彊。虞舜有言曰。自卑也尚矣。君不若道虞舜之道。無爲問僕矣。商君曰。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爲其男女之別。大築冀闕。營如魯衛矣。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穀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武王

諂諂以昌。殷紂墨墨以亡。君若不非武王乎。則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諾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粥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此五羖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

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峻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之効上也。捷於令。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權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騁矜者。爲驂。持矛而操闔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尙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尙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

弗從

陳軫爲齊說昭陽

顯王四十六年。楚懷王六年。

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入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爲秦使齊齊王曰爲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卽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爲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爲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爲蛇蛇先成者獨飲之一人曰吾蛇先成舉酒而起曰吾能爲之足及其爲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爲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

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爲蛇爲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

陳軫說楚王無絕齊交。

楚懷王十六年。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爲寡人慮之。奈何。張儀曰。王其爲臣約車并幣。臣請試之。張儀南見楚王曰。敝邑之王。所說甚者。無大大王。唯儀之所甚願爲臣者。亦無大大王。敝邑之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唯儀之所甚憎者。亦無先齊王。今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是以敝邑之王。不得事令。而儀不得爲臣也。大王苟能閉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齊弱則必爲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爲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

楚王大悅。宣言之於朝廷曰：不穀得商於之地，方六百里。羣臣聞見者，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爲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臣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絕，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絕齊，秦計必弗爲也。先絕齊，後責地，且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惋之。是西生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絕齊，使者未來，又重絕之。張儀反秦，使人使齊。齊壽之交陰合，楚囚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至，稱病不朝。楚王曰：張子以寡人不絕齊乎？乃使勇士往，言齊王張儀知楚絕齊也。乃出見使者曰：從某

至某廣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國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報楚王，楚王大怒，欲興師伐秦。陳軫曰：臣可以言乎？王曰：可矣。軫曰：伐秦非計也。王不如賂之一名都，與之伐齊，是我亡於秦，而取償於齊也。楚國不尙全事王，今已絕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齊秦之交也。國必大傷，楚王不聽。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兵大敗於杜陵，故楚之土壤士民非削弱僅以救亡者，計失於陳軫，過聽於張儀。

陳軫說齊合三晉

太事記載顯王四十七年齊宣王二十一年吳師道疑在魏王十六年

秦伐魏，陳軫合三晉而東，謂齊王曰：古之王者之伐也，欲正天下而立功名，以爲後世也。今齊楚燕趙韓梁六國之遞甚也，不足以立功名，適足以強秦而自弱也。非山東之上計也。能危山東者，彊秦也。不憂彊秦而遞相罷弱，而兩

歸其國於秦此臣之所以爲山東之患天下爲秦相割秦
曾不出力天下爲秦相烹秦曾不出薪何秦之習而山東
之愚耶願大王之察也古之五帝三王五霸之伐也伐不
道者今秦之伐天下不然必欲反之主必死辱民必死虜
今韓梁之目未嘗乾而齊民獨不也非齊親而韓梁疏也
齊遠秦而韓梁近今齊將近矣今秦欲攻梁絳安邑秦得
絳安邑以東下河必表裏河山而東攻齊舉齊屬之海南
而而孤楚韓梁北向而孤燕趙齊無所出其計矣願王熟
慮之今三晉已合矣復爲兄弟約而出銳師以戍梁絳安
邑此萬世之計也齊非急以銳師合三晉必有後憂三晉
合秦必不敢攻梁必南攻楚楚秦構難三晉怒齊不與已
也必東攻齊此臣之所謂齊必有大憂不如急以兵合於

三晉齊王敬諾果以兵合三晉

蘇季子說燕文侯

周顯王三十五年。燕文公二十八年。

蘇秦將爲從北說燕文侯曰。燕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林胡樓煩。西有雲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車七百乘。騎六千匹。粟支二年。南有碣石雁門之饒。按碣石在燕東海中。之貨自此入河。雁門在西。北有棗栗之利。民雖不田。作棗栗之實。足食於民矣。此所謂天府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之憂。無過燕矣。大王知其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兵者。以趙之爲蔽於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難也。且夫秦之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踵道數千里。雖得燕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眾軍於東垣矣。度呼沱。涉易水。不至

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顯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國必無患矣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疆秦促近齊趙齊趙疆國今主君幸教詔之合從以安燕敬以國從於是齎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

蘇季子說趙肅侯 恐即蘇秦說燕之六年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妒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盡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

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
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
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大王誠
能聽臣燕必致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
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
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
而求也對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
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
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
宜陽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
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
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

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疆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傅之，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而於趙矣。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患也。

臣聞堯無三夫之

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

之聚，以王諸侯，湯

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立

爲天子，誠得其道中

外，料其敵國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之眾寡，賢與

符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

機節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揜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并力爲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惴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臣聞明王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彊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備時。秦令天下之將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

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年少涖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封蘇秦爲武安君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以約諸侯

蘇季子說韓昭侯

史記作說宣惠王。

蘇秦爲趙合從說韓子曰韓北有鞏洛成皋之固西有宜

陽商阪之塞

商守依史記策作常

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于

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弩，皆自韓出。矧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賜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矧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鵠雁皆敵。卽斬堅甲鐵幕革，扶咬芮無不畢具。國策甲下有折鞮字，按破讀我卽是盾，不音重及。故從史記去三字，又下文被堅甲三句，承上三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欲西面事秦，稱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交臂而服焉。夫羞社稷而爲天下笑，無過此者矣。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又益求荊與之，卽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後更受其禍。且夫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夫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爲市怨而買禍者也。不

戰而地已割矣。臣聞鄙語曰：甯爲雞口，無爲牛後。今大王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以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疆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爲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死，必不能事秦。今主君以趙王之教，詔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說魏襄王。

蘇子爲趙合從說魏王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邵陵、舞陽、新鄴。後漢郡國志汝南宋公國周名新鄴然則此新宇衍抑當依史記新

都東有淮、潁、沂、黃、煮、棗，無疏。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

衍。史記正義謂河外爲河南地，此猶未明。蓋大梁正河南地，若言其北，當言河內矣。蓋魏以大梁鄰夾河南北，並

以爲都，其正北乃韓之上黨，不可舉也。此云河外，乃河既折而北流爲東河，其東南曰外，乃秦漢之東郡地。在大梁

東北，各耳。卷衍，不知何處。必不如注家以漢河南郡之卷爲解。蓋卷縣正是上文長城之界，非此卷衍。此卷衍亦不

郡左右地耳。以張儀說魏秦下河外，拔卷衍，則趙不南。楚不北。語誑之尤明。又條秦說趙河外，割則道不通，亦指此。

並非正南燕酸棗地方千里。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然
河之南地。燕酸棗地方千里。雖小然而廬田廡舍曾然
所芻牧牛馬之地。人民之眾。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輪
殷殷。若有三軍之眾。臣竊料之。大王之國不下於楚。然衛
人。誠王外交強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國患。不被其禍。
夫揆強秦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且魏天下之強
國也。大王天下之賢主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
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臣竊爲大王愧之。臣聞越王句踐
以散卒三千。禽夫差於干遂。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
斬紂於牧之野。豈其士卒眾哉。誠能振其威也。今竊聞大
王之卒。武力二十餘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廄徒十
萬。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句踐。武王遠矣。今乃
劫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割地效質。故兵未
用。而國已虧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臣非忠臣也。夫

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偷取一旦之功而不顧其後
被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
願大王之熟察之也周書曰盤絲不絕蔓蔓若何毫毛不
拔將成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王誠能聽
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則必無彊秦之患故敝邑趙王使
使臣獻愚計奉明約在大王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
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

蘇季子說齊宣王

齊宣十年。

蘇秦爲趙合從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西有
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
數十萬。粟如邱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
電。解如風雨。卽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
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

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高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狗六博踰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彊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且夫韓魏所以畏秦者以與秦接界也。兵出而相當不至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以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爲之臣也。今秦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至衛陽晉之道徑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馬不得並行百人守險千人不能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恫疑虛喝高躍而不敢進則秦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料秦之不奈我何也。而欲西面事秦是羣臣之計過。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彊

古文簡類纂 卷二十四
國之實臣固願大王之少留計。齊王曰：寡人不欲。今主君以趙王之詔告之，敬奉社稷以從。

蘇季子自齊反燕說燕易王

人有惡蘇秦於燕王者曰：武安君天下不信人也。王以萬乘下之尊之於廷，示天下與小人羣也。武安君從齊來而燕王不館也。謂燕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見足下身無咫尺之功而足下迎臣於郊，顯臣於廷。今臣爲足下使，利得十城，功存危燕，足下不聽臣者，人必有言臣不信，傷臣於王者。且臣之不信，是足下之福也。使臣信如尾生，廉如伯夷，孝如曾參，三者天下之高行也，而以事足下，可乎？燕王曰：可。曰：有此臣，亦不事足下矣。蘇秦曰：且夫孝如曾參，義不離親，一夕宿於外，足下安得使之之？齊廉如伯夷，不取素飧，汪武王之義而不臣，辭孤竹之君，餓而死於首陽之

山廉如此者何肯步行數千里而事弱燕之危主乎信如
尾生期而不來抱梁柱而死信至如此何肯揚燕秦之威
於齊而取大功乎哉且夫信行者所以自爲也非所以爲
人也皆自覆之術非進取之道也且夫三王代興五霸迭
盛皆不自覆也君以自覆爲可乎則齊不益於營邱足下
不踰境不窺於邊城之外且臣有老母於周離老母而事
足下去自覆之術而謀進取之道臣之趣固不與足下合
者足下皆自覆之君也僕者進取之臣也所謂以忠信得
罪於君者也燕王曰夫忠信又何罪之有也對曰足下不
知也臣鄰家有遠爲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
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爲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
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爲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
言之則逐主母乃佯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

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如此然不免於咎此以忠信得罪者也臣之事適不幸而有類妾之棄酒也且臣之事足下亢義益國今乃得罪臣恐天下後事足下者莫敢自必也且臣之說齊曾不欺之也使說齊者莫如臣之言也雖堯舜之智不敢取也

蘇代止孟嘗君入秦。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者臣來過於淄上有土偶人與桃梗相與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撻子以爲人至歲人月降雨下淄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

不淄水至流子而去。子漂漂者將何如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乃止。蘇代說齊不爲帝。

蘇子自燕之齊見於章華南門。齊王曰：嘻！子之來也，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爲何如？對曰：王之問臣也，卒而患之所從往者微，今不聽是恨秦也；聽之是恨天下也不如聽之以爲秦勿庸稱也。以爲天下秦稱之，天下聽之王亦稱之，先後之事帝名爲無傷也。秦稱之而天下不聽，王因勿稱於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蘇子謂齊王曰：齊秦立爲兩帝王，以天下爲尊秦乎？且尊齊乎？王曰：尊秦釋帝則天下愛齊乎？且愛秦乎？王曰：愛齊而憎秦，兩帝立約伐趙，孰與伐宋之利也？王曰：伐宋利，對曰：夫約然與秦爲帝而天下獨尊秦，而輕齊，齊釋帝則天

下愛齊而憎秦伐趙不如伐宋之利故臣願王明釋帝以就天下倍約撥秦勿使爭重而王以其閒舉宋夫有宋則衛之陽城危有淮北則楚之東國危有濟西則趙之河東危有陰平陸則梁門不啟故釋帝而貳之以伐宋之事則國重而名尊燕楚以刑服天下不敢不聽此湯武之舉也敬秦以爲名而後使天下憎之此所謂以卑易尊者也願王之熟慮之也

蘇代遺燕昭王書。

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王書曰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名卑而權輕奉齊助之伐宋民勞而實費破宋殘楚淮北肥大齊讐彊而國弱也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而足下行之將欲以除害取信於齊也而齊未加信於足下而忌燕也愈甚矣然則足下之事齊也失所爲矣夫民勞而

實費又無尺寸之功破宋肥饗而世負其福矣足下以宋
加淮北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
百里加之以魯衛此所謂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
二齊也夫一齊之疆而燕猶不能支也今乃以三齊臨燕
其禍必大矣雖然臣聞智者之舉事也轉禍而爲福因敗
而成功者也齊人紫敗素也而賈十倍越王句踐棲於會
稽而後殘吳霸天下此皆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者也
今王若欲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乎則莫如遙霸齊而
厚尊之使之盟於周室盡焚天下之秦符約曰夫上計破
秦其次長賓客秦秦挾賓客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
以結諸侯今爲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一國都
爲功然而王何不使布衣之人以窮齊之說說秦謂秦王
曰燕趙破宋肥齊尊齊而爲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弗利

而勢爲之者何也。以不信秦王也。今王何不使可以信者接收燕趙。令西小君若高陵君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爲質。則燕趙信實。秦爲西帝。趙爲中帝。燕爲北帝。立爲三帝。而令諸侯各魏不聽。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服聽。因驅韓魏以攻齊。曰必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夫反宋地而歸楚之淮北。燕趙之所同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同願也。夫實得所利。名得所願。則燕趙之棄齊也。猶釋敝屣。今王之不收燕趙。則齊霸必成矣。諸侯戴齊而王獨弗從也。是國伐也。諸侯戴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王不收燕趙。名卑而國危。王收燕趙。名尊而國甯。夫去尊甯而就卑危。智者不爲也。秦王聞若說也。必如刺心。則王何不務使智士以若此言說秦。秦伐齊必矣。夫取秦上交也。伐齊正利也。尊上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

昭王善其書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亡燕
燕欲報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氏復善待之與謀
伐齊竟破齊閔王出走

蘇代約燕昭王書

當在報王三十六七年燕昭王末年秦拔楚鄢郢時

奇峻之氣有過季子

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燕王曰楚得枳而國亡齊得
宋而國亡齊楚不得以有枳宋事秦者何也是則有功者
秦之深讐也秦取天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
下告楚曰蜀地之甲輕舟史作乘船下同浮於汶乘夏水而下江
五日而至郢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
至五渚寡人積甲宛東下隨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寡
人如射隼矣王乃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遠乎楚王爲是
之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少曲一日而斷太

行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二日而莫不盡繇我離兩周而

觸鄭五日而國舉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正告魏曰我舉

安邑塞女戟韓氏此韓氏河東地名屬魏太原卷下軹道徐廣曰謂陵有軹道

亭兼按此謂河內軹縣徐誤道南陽封冀兼包兩周乘夏水浮輕舟疆

弩在前鈇戟在後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黃

黃有三在河內者曰內黃在陳留者曰外黃在曹州者濟

曰小黃與濟陽連此黃小黃也史記本有外字非是陽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秦欲攻安邑恐齊據史作之則以宋

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絕

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得之已得安

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

齊委於天下曰齊人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

攻寡人者三有齊無秦無齊有秦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

陽少曲致簡離

史無離字

石因以破齊爲天下罪秦欲攻魏重

楚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寒池

隘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塞

阻隘爲楚罪兵困於林中重燕趙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

委於趙已得講於魏質

史作至

公子延因犀首攻趙兵傷於

史作進

離石遇敗於馬

史作陽馬

陵而重魏則以葉蔡委於魏已

得講於趙則劫魏魏不爲割困則使太后穰侯爲相嬴則

兼欺舅與母適燕者曰以膠東適趙者曰以濟西適魏者

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阻隘適齊者曰以宋必令其言

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知舅不能約龍賈之戰岸門

之戰封陵之戰高商之戰趙莊之戰秦之所殺三晉之民

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

川晉國

晉國謂安邑晉末獨有絳曲沃而魏居安邑近之趙韓皆遠故謂爲晉國蘇厲曰韓亡三川魏亡晉

國之禍三晉之半秦禍如此其大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
事秦說其主此臣之所大患燕昭王不行蘇代復重於燕
燕反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從或否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
從約代厲皆以壽死名顯諸侯

蘇厲爲齊遺趙惠文王書

史記

臣聞古之賢君其德行非布於海內也教順非洽於民人
也祭祀時享非數常於鬼神也甘露降時雨至年穀豐熟
民不疾疫眾人善之然而賢主圖之今足下之賢行功力
非數加於秦也怨毒積怒非素深於齊也秦趙與國以疆
徵兵於韓秦誠愛趙乎其實憎齊乎物之甚者賢主察之
秦非愛趙而憎齊也欲亡韓而吞二周故以齊燄天下齊
及以齊國策作韓吳師道乃疑厲爲韓說而齊字爲司馬
子長所改此大誤也蘇代云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
齊委於天下正此時情事故爲說而語及韓國策說不
乃盡以齊字作韓豈可據耶事豈在齊潘敗走燕未盡

齊七十城時大事記疑恐事之不合故出兵以劫魏趙恐

非此時事亦不然也天下畏已也故出質以爲信恐天下亟反也故徵兵於韓

以威之聲以德與國而實伐空韓臣以秦計爲必出於此

夫物固有勢異而患同者楚久伐而中山亡今齊久伐而

韓必亡破齊王與六國分其利也亡韓秦獨擅之收二周

西取祭器秦獨私之賦田計功王之獲利孰與秦多說士

之計曰韓亡三川魏亡晉國市朝未變而禍已及矣燕盡

齊之北地去沙邱鉅鹿斂三百里韓之上黨去邯鄲百里

燕秦謀王之河山間三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關策

扞關大事記云扞者扞敵之扞非關名故楚趙皆有之至於榆中百里秦以

三郡策作攻王之上黨羊腸之西句注之

句注軍斬常山而守之三百里而通於燕各

黨在南趙之上黨在北燕盡齊之北地以下言

南路者秦之上郡以下言秦兵之從北路者兩路

則趙斷代馬胡大不東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寶者亦非
爲三矣。王有已王久伐齊從疆秦攻韓其禍必至於此願王熟慮
之且齊之所以伐者以事王也天下屬行以謀王也燕秦
之約成而兵出有日矣五國三分王之地齊倍五國之約
而殉王之患西兵以禁疆秦秦廢帝請服反高平根柔於
魏反至分先兪於趙齊之事王宜爲上伎而今乃抵臯臣
恐天下後事王者之不敢自必也願王熟計之也今王毋
與天下攻齊天下必以王爲義齊抱社稷而厚事王天下
必盡重王義王以天下善秦秦暴天下禁之是一世之
名寵制於王也

蘇厲爲周說白起

蘇厲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箇離石祁者皆白
起是攻用兵又有天命也今攻梁梁必破破則周危君不

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春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馬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趙取藺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一攻而不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張儀說魏哀王

張儀爲秦連衡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人地四平諸侯四通條達輻輳無有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馬馳人趨不待倦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障者參列粟糴漕庾不下十萬魏之地勢故戰場也魏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台於韓則韓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道也且夫諸侯之爲從者以安社稷尊主疆兵顯名也合從者一天下約爲兄弟刑白馬以盟於洹水之上以相堅也夫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

秦秦下兵攻河外拔卷衍燕酸棗劫衛取晉陽中記作別陽趙不南趙不南則魏不北魏不北則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求無危不可得也秦挾韓而攻魏韓劫於秦不敢不聽秦韓爲一國魏之亡可立而須也此臣之所爲大王患也爲大王計莫如事秦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莫如楚而能弱楚者莫若魏楚雖有富大之名其實空虛其卒雖衆多然而輕走易北不敢堅戰悉魏之兵南面而伐勝楚必矣夫虧楚而益魏攻楚而適秦內嫁禍安國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甲出而東伐雖欲事秦而不可得也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寡可信說一諸侯之王出而乘其車約一國而成反而取封侯之基是故天下之游士莫不日夜搯腕膜目切齒以言從之何以說人主人主覽其辭牽其說

惡得無眩哉。臣聞積羽沈舟，羣輕折軸。眾口鑠金，故顯大王之熟計之也。魏王曰：寡人蠢愚，前計失之，請稱東藩，遷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効河外。

張儀說楚懷王

張儀爲秦破從連衡，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有山帶河，以爲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粟如邱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嚴以明，將智以武，雖無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險，折天下之脊。天下後服者，先亡。且夫爲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與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竊以爲大王之計過矣。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敵侔交爭，其勢不兩立。而凡天下以下二十五字係從人語與下文並不貫疑衍大王不與秦，秦下甲兵據宜陽，韓之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於秦。

韓入臣魏則從風而動。秦攻楚之西，韓魏攻其北。社稷豈得無危哉！且夫約從者，聚羣弱而攻至彊也。夫以弱攻彊，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驟舉兵，此危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粟不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者，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之熟計之也。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於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餘里。舫船載卒，一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糧，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里，數雖多，不費汗馬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驚，則從竟陵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秦兵之攻楚也，雉在三月之內，而楚恃諸侯之救，在牛歲之外。此其不相及也。夫恃弱國之救而忘彊秦之禍，此臣所以爲大王之患也。且大王嘗與吳人五

戰三勝而亡之。陳卒盡矣。有偏守新城而居民苦矣。臣之攻大者易危而民敝者怨於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爲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甲於函谷關十五年。以攻諸侯者。陰謀有吞天下之心也。楚嘗與秦構難。戰於漢中。楚人不勝。通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師襲秦。與秦戰於藍田。又卻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過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秦下兵攻衛陽。晉必關扃天下之匈。大王悉起兵以攻宋。不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王之有已。凡天下之所信約。從親堅者。蘇秦封爲武安君。而相燕。卽陰與燕王謀破齊。共分其地。乃外有罪。出奔入齊。齊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夫以一詐僞。反覆之。蘇秦

而欲經營天下。混一諸侯。其不可成也。亦明矣。今秦之與楚也。接境壤界。固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家之都。以爲湯沐之邑。長爲昆弟之國。終身無相攻擊。臣以謂計無便於此者。故敝邑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之從車下風。須以決事。楚王曰。楚國僻陋。託東海之上。寡人年幼。不習國家之長計。今上客幸教以明制。寡人聞之。敬以國從。乃遣使車百乘。獻雞駭之犀。夜光之璧於秦王。蘇張之說多非當。日本辭爲從。荀學者爲之耳。爲此文者。蓋以爲說頃襄王。若面對楚懷王。不應云楚王。大王。忽云云也。又東海之上。乃楚遷壽春。後語於懷王時。不合。蓋爲此文者。未計張儀之年。不能及懷王也。

張儀說韓襄王

張儀爲秦連衡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麥而豆。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羹。一歲不收。民不厭糟糠地。

方不滿九百里無二歲之所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負養在其中矣爲除守微亭障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秦帶甲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虎鷲之士跣跣科頭貫頤奮戟者至不可勝計也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蹶後蹶閒三尋者不可勝數也山東之卒被甲冒胄以會戰秦人捐甲徒程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之與山東之卒也猶孟賁之與怙夫也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也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以異於墮千鈞之重集於烏卵之上必無幸矣諸侯不料兵之弱食之寡而聽從人之甘言好辭比翼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則可以彊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人主者無過於此者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絕韓之上地東取成皋宜陽則鴻臺之宮

桑林之苑非王之有已夫塞成泉絕上地則王之國分矣
先事秦則安矣不事秦則危矣夫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
深逆秦而順趙雖欲無亡不可得也故爲大王計莫如事
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疆
於楚也其地勢然也今王西而而事秦以攻楚敝邑秦王
必喜夫攻楚而私其地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也是
故秦王使使臣獻書大王御史須以決事韓王曰客幸而
教之請比郡縣築帝宮祠春秋稱東藩効宜陽

淳于髡說齊宣王見七士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
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
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眾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
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

不得一馬及之。畢黍梁父之陰，則卻直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淳于髡解受魏璧馬

齊欲伐魏，魏使人謂淳于髡曰：「齊欲伐魏，能解魏患，唯先生也。」敝邑有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請致之。先生曰：「諾。」人說齊王曰：「楚齊之仇敵也，魏齊之與國也。夫伐與國，使仇敵制其餘敵，名醜而實危。爲王弗取也。」齊王曰：「善。」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曰：「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曰：「聞先生受魏之璧馬，有諸？」曰：「有之。然則先生爲寡人計之何如？」淳于髡曰：「伐魏之事，髡所說不伐，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誅，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事，髡

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

涓于髡說齊王止伐魏。

齊欲伐魏。涓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疾犬也。東廊遠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廊遠。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各死其處。田父見之。無勞勑之苦。而擅其功。今齊魏久相持。以頓其兵。敝其眾。臣恐彊秦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齊王懼。謝將休士。

黃歇上秦昭王書。

頃襄王二十年。秦白起拔楚西陵。或拔鄢郢。夷陵。燒先王之墓。王徙東北。保於陳城。楚遂削弱。爲秦所輕。於是白起又將兵來伐。楚人有黃歇者。游學博聞。襄王以爲辯。故使於秦。說昭王曰。天下莫彊於秦。楚今聞大王欲伐楚。此猶兩虎相鬪。而篤犬受其敵。不知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之。

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而危。累基是也。今大國之地。半天下有二垂。此從生民以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王武王王之身。三世而不忘。接史之身上不重王字以文義皆應存以地於齊。字集接地上無忘其地入秦。是于不用甲。不伸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人。楚燕之兵雲翔。而不敢校。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然後復之。又取蒲衍。首垣。以臨仁平邱。小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矣。王又割濮。歷之北。屬之燕。斷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也。王之威亦殫矣。王若能持功守威。省攻伐之心。而肥仁義之誠。使無復後患。三王不足。四五霸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眾。恃甲兵之彊。乘毀魏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有後患。

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知檢次之禍也。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干隧之敗也。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遂攻齊人於艾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信韓魏。從而伐趙。攻晉陽之城。勝百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上。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之彊。韓魏也。臣爲王慮而不取也。詩云大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敵也。詩云趯趯蠹兔。遇犬獲之。他人有心。子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

稷壞宗廟毀列腹絕腸折頸捐頤首身分離暴骸骨於草

澤頭顱僵仆相望於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爲羣虜者相

及於路鬼神狐祥言鬼無所歸而爲妖無所並食人民不

聊生族類離散流亡爲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之不

亡秦耐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王攻楚

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

其不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讐之韓魏也王若不借路於

仇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小山

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爲得地是王有毀楚之

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

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畱方與銍湖陵陽

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鬼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

魏

手

魏之疆足以校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

無後患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齊魏得地棓利而詳事下

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禁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

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彊一舉事而注地於楚詎令

韓魏注地言地偏注於楚也史作樹怨於楚詎令言令歸

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

一以臨韓韓必斂王襟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

河內山在秦東者策作山東非曲河策作河曲亦非蓋言帶以則於義當謂河水非謂河曲之地也韓必為

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

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一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

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

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

范雎獻書秦昭王。

范子因王稽入秦獻書昭王曰臣聞明主泄政有功者不
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
能治眾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
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
可久畱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
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
樞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
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
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
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
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
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

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閒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書上秦昭王悅之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之

范雎說秦昭王。

范雎至秦王庭迎范雎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聞秦主復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跪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雎曰非敢然也
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爲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
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爲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
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
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
羈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
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
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
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
以爲臣患亡不足以爲臣憂漆身爲厲被髮爲狂不足以
爲臣恥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霸之
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孟賁王慶忌夏育
之勇焉而死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

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
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餽其日膝行蒲伏稽首肉
袒鼓腹吹篪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爲霸使臣得盡
謀如伍子胥加以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
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爲厲被髮爲狂無益於主假使臣
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臣之大榮也臣有
何恥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
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
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
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
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
賢於生秦王跪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
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愚先生而存先王之

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奈何而言若是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闕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羣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跪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

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疏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與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奔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齊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固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

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奈何對曰
王卑辭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
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爲客卿謀兵事卒聽
范雎謀使五大夫館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邱客卿范雎
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編秦之有韓也譬如木
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
其爲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
韓韓不聽爲之奈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
陽則鞏成臬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
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爲三夫韓見必亡安得
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

范雎說昭王論四貴。

范雎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

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邱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

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妒賢嫉能御下蔽上以
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
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
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先王之教以順左右之心恐抵斧質之
罪以傷先王之明而又害於足下之義故遁逃奔趙自負
以不肖之罪故不敢爲辭說今王使使者數之罪臣恐侍
御者之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而又不白於臣之
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
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
先王之舉也有高世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

王過舉擢之乎賓客之中而立之乎羣臣之上不謀父兄
以爲亞卿臣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故受命而不
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
爲事臣對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
甲習於戰攻王若欲攻之則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
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
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乃口受具符節南使
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
隨先王舉而有於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
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
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
王者也先王以爲嫌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

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以幸無罪是以受命
不辭臣聞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土
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
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
任事之臣修法令順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
聞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
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鸕夷而浮之江
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
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
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墜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
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
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

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周訢止魏王朝秦。

秦敗魏於華魏王且入朝於秦周訢謂王曰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爲後也今王之事秦尙有可以易入朝者乎願王之有以易之而以入朝爲後魏王曰子患寡人入而不出邪許縮爲我祝曰入而不出請殉寡人以頭周訢對曰如臣之賤也今人有謂臣曰入不測之淵而必出不出請以一鼠首爲汝殉者臣必不爲也今秦不可知之國也猶不測之淵也而許縮之首

猶鼠首也。內王於不可知之秦而殉王，以鼠首臣竊爲王不取也。且無梁孰與無河內？急王曰：梁急無梁孰與無身？急王曰：身急以三者身上也。河內其下也。秦未索其下而王効其上，可乎？王尙未聽也。支期曰：王視楚王、楚王入秦，王以三乘先之，楚王不入，楚魏爲一，尙足以捍秦王，乃止。王謂支期曰：吾始已諾於應侯矣，今不行者，欺之矣。支期曰：王勿憂也。臣使長信侯請無內王，王待臣也。支期說於長信侯曰：王命召相國長信侯曰：王何以臣爲？支期曰：臣不知也。王急召君，長信侯曰：吾內王於秦者，甯以爲秦邪？吾以爲魏也。支期曰：君無爲魏計，君其自爲計，且安死乎？安生乎？安窮乎？安貴乎？君其先自爲計，後爲魏計。長信侯曰：樓公將入矣。臣今從支期曰：王急召君，君不行，血濺君襟矣。長信侯行，支期隨其後，且見王。支期先入，謂王曰：僞

病者乎而見之臣已恐之矣長信侯入見王王曰病甚柰何吾始已諾於應侯矣意雖道死行乎長信侯曰王毋行矣臣能得於應侯矣願王無憂

孫臣止魏安釐王割地與秦

史記以爲蘇代。

華軍之戰魏不勝秦明年將使段干崇割地而講孫臣謂魏王曰魏不以敗之上割可謂善用不勝矣而秦不以勝之上割可謂不善用勝矣今處期年乃欲割是羣臣之私而王不知也且夫欲璽者段干子也王因使之割地欲地者秦也而王因使之授璽夫欲璽者制地而欲地者制璽其勢必無魏矣且夫如人固皆欲以地事秦以地事秦譬猶抱薪而救火也薪不盡則火不止今王地有盡而秦求之無窮是薪火之說也魏王曰善雖然吾已許秦矣不可以革也對曰王獨不見夫博者之用梟邪欲食則食欲握

則握今君劫於羣臣而許秦。因曰：不可革。何用智之不若
臬也。魏王曰：善。乃按其行。

魯仲連說辛垣衍。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湯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爲帝，已而復歸帝以齊。故今齊閔王衍字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二字亦衍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矣？」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百萬之眾折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入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是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始吾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

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先生其人
在此勝請爲紹介而見之於將軍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連先生也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辛垣衍而無言辛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魯連曰世以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眾人不知則爲一身被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爲帝過而遂正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

矣。若乃梁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邪。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魯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計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嬰齊後至。則斷之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甯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魯連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邪。辛垣衍曰。然。魯連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連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

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士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筦鍵，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筥，不果納，不得入於魯。將之辭假塗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欲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極設北而於南方，然後天子南而弔也。鄒之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人於鄒。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鄒魯兩國是時俱亡矣。是於其禮不能奉養，含也。當齊湣經過，而

國兩圍距其亡無幾時耳亦微甚矣而尚不肯以天子奉人也史記國策凡注家皆失其解今秦萬乘之國梁亦萬乘之國交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所謂賢奪其所憎而予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爲卻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卽有所取者是商賈之人也仲連不

忍爲也

魯仲氏也連其名也國策誤有仲字

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魯仲連與田單論攻狄

田單將攻狄。往見魯仲子。仲子曰：將軍攻狄不能下也。田單曰：臣以五里之城，七里之郭，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復齊墟，攻狄而不下，何也？上車弗謝而去，遂攻狄。三月而不克之也。齊嬰見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柱頤，攻狄不能下，墜枯邱。田單乃懼，問魯仲子曰：先生謂單不能下狄，請聞其說。魯仲子曰：將軍之在卽，墨坐而織簞，立則杖插爲士卒倡，曰：何往矣！宗廟亡矣！亡日尙矣！歸於何黨矣！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氣，聞若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餽夜邑之奉，西有菑上之虞，黃金橫帶而馳乎淄澠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所以不勝者也。田單曰：單有心，先生志之矣。明日乃厲氣循

城立於矢石之所乃接枹鼓之狄人乃下

魯仲連遺燕將書

當按魯仲連此書史記本傳所敘載

乃有與燕將書之事而不肯帝秦事在趙孝成王九年齊

王建八年上距齊襄王五年田單殺燕騎劫中開二十二

年矣國策謂與燕將書在殺騎劫之時其外已甚銳彭不

桓國策之誤反疑殺騎劫後二十餘年常燕王喜時方有

趙殺栗腹之事魯連不當豫言栗腹遂謂是書為後人

為之者是尤非也若史記所載則不然其云燕將攻下

城是燕王喜時偶以兵攻齊才得一城耳燕將死而齊

單復取聊城其與襄王法章時復齊七十餘城事不相及

也史記單傳止載復齊七十城事其後趙孝成王請單為

將而攻燕明年田單為趙相又後十餘年單乃為齊復

城史皆雜見他傳太史公文簡而事備往往若此其皆為

單事固無疑也吳文正注國策謂單相趙後必不還齊而

復聊城此何據而云然耶魯連是書意頗滑稽其勸燕將

反國及東游於齊皆非其誠語魯連當為齊夫何愛於燕

繩以聖賢制行且被以齊為本國前當為齊而致之死謂

將吳氏乃謂難解紛者必不道大於窮而致之死謂史

記言燕將得書自殺為不可信其說尤迂不知魯連之意

不足為史記難也惟汝廉頗傳耶單圍解五年廉頗殺栗

腹而圍燕趙世家六國表所記則解圍全殺栗腹凡七年

而魯連傳則謂解耶單圍後二十餘年值聊城事而有栗

腹兵折燕被圍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遠矣此假傳之誤或傳寫者失之

右文粹頁集

卷二十六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
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
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
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
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
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而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
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
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
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
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眾。五
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

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
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
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
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加見父母交游
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
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
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於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
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
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
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祛也束縛
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子
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
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

總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洽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
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
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
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
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
子以一劔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
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
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
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
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
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觸讟說趙太后

仲子者左師言固善矣亦會儻趙太后

智易以理諭耳

善一本無言字

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兵乃出。太后不肯。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入而徐趨，至而自謝曰：老臣病足，曾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恐太后玉體之有所卻也。故願望見太后。曰：老婦恃輦而行。曰：日食飲得無衰乎？曰：恃輦耳。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自彊步，日三四里，少益嗜食和於身。曰：老婦不能。太后之色少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竊愛憐之，願得補黑衣之數。古者軍禮士下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太后曰：婦人異甚。對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

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爲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爲之泣，念悲其遠也，亦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於趙之爲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不聞也。」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孫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之位而封以膏腴之地，多予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于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老臣以媼爲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爲其愛不若燕后。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子義聞之，曰：「人主之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而守

金玉之重也。而況人臣乎。

馮忌止平原君伐燕。

平原君謂馮忌曰：吾欲北伐上黨，出兵攻燕，何如？馮忌對曰：不可。夫以秦將武安君、公孫起乘七勝之威，而與馬服之子戰於長平之下，大敗趙師，因以其餘兵圍邯鄲之城。趙以亡敗之餘，眾收破軍之敝，守而秦罷於邯鄲之下。趙守而不可拔，攻難而守者易也。今趙非有七克之威也，而燕非有長平之禍也。今七敗之禍未復，而欲以罷趙攻彊燕，是使弱趙爲彊秦之所以攻，而使彊燕爲弱趙之所以守，而彊秦以休兵承趙之敝。此乃彊吳之所以亡，而弱趙之所以霸。故臣未見燕之可攻也。平原君曰：善哉。

蔡澤說應侯。

蔡澤見逐於趙，而入韓魏，遇奪釜鬲於涂，聞應侯任鄭安。

平王稽皆負重罪。應侯內慙，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駿雄宏辯之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相之，而奪君位。」應侯聞之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眾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代我相秦，豈有此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手足，堅彊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所願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爲君王。豈不辨智之期與？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萬物二字史各得其所，生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

稱之而毋絕。豈非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與。應侯曰。然。澤曰。若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繆曰。何爲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毋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史作披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爲秦禽。將破敵。策有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讓不軍字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史有不爲行義不顧毀譽。史作不必欲霸王疆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辭難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亡絕。盡能而不離。史作功而不矜富貴。不驕怠。若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何爲而不可哉。蔡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福也。君明臣忠。國之福也。父慈子
孝。夫信婦貞。家之福也。故比于忠不能存。殷子胥。智不能
存。吳申生。孝而晉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
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爲戮辱。而憐
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爲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
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國策無以上四句。史有。
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
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與名俱
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
下也。於是應侯稱善。蔡澤得少閒。因曰。商君吳起。大夫種
其爲人。臣盡忠致力。則可願矣。閔天事文王。周公輔成王。
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
孰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不若也。蔡澤

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悻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
爲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楚悼越王乎應侯曰未知
何如也蔡澤曰今王親忠臣不過秦孝越王楚悼君之設
智能爲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
足家彊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犯其主王之威蓋
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
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王之親忠臣不忘故
舊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
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
而身不退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
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
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讐

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琴鷁
 犀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
 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
 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
 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故天下承而不絕
 以上二十七句策俱無之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之
 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
 以輕諸侯陵齊晉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啟史作叱呼
 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
 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
 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
 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
 戰陣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

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遂以卓裂楚地方數
千里持戟百萬出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
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攻彊趙北坑馬服誅
屠四十餘萬之眾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
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策作業帝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
仇敵也自是之後趙楚懾服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
所服者七十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爲
楚悼王立法卑滅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
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史作說之民精耕戰之
士南攻陽越北并陳蔡破衡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
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
已成矣而卒支解大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
以亡爲存因辱爲榮墾草掘入史作邑辟地殖穀率四方之

上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之讐

策無此二句

卒禽勁

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句踐終負

策作詰姚宏本作培

而殺之

此四子者功成而不去禍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屈往

而不能反者也范蠡知之超然避世長爲陶朱公君獨不

觀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

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

陽以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日又斬范中行之途六國不

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

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不退則商君自

公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

者知吉與凶書云成功之下不可久處

史有四子之禍君若何居焉八字

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授之退而處居川觀必有伯

夷之廉長爲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死陵季子之讓喬

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此則

不何居焉

此處史仍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

洪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自返

此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者也願君熟計之九句

侯曰善乃延入坐爲上客

魏加與春申君論將

天下合從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曰有矣僕欲將臨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之可乎春申君曰可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魏王曰臣爲君引弓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閒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羣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聞弦者音烈而高飛故瘡隕也今臨武君嘗爲秦孽不可爲拒秦之將也

汗明說春申君

汗明見春申君侯問三月而後得見談卒春申君大說之
汗明欲復談春申君曰僕已知先生先生太息矣汗明蹙
焉曰明願有問君而恐固不審君之聖孰與堯也春申君
曰先生過矣臣何足以當堯汗明曰然則君料臣孰與舜
春申君曰先生卽舜也汗明曰不然臣請爲君終言之君
之賢實不如堯臣之能不及舜夫以賢舜事聖堯三年而
後乃相知也今君一旦而知臣是君聖於堯而臣賢於舜
也春申君曰善召門吏爲汗先生著客籍五日一見汗明
曰君亦聞驥乎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蹶申膝
折尾湛肘潰漉汗灑地白汗交流外阪遷延負棘而不能
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糶之驥於是俛而
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被見伯樂之知

已也今僕之不肖阨於州部堀穴窮巷沈滯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意瀕祗僕使得爲君高鳴屈於梁乎

陳餘遺章邯書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阨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記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此起涉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在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百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苟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其攻秦分土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鑕妻子爲僇乎

古文辭類纂二十六

書說類四

古文辭類集卷二十七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張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圍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疆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愛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所爲大王患也臣聞交龍襄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

聖王砥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智畢

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
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

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
忽察聽其志臣聞鷲鳥案百不如一鴉夫全

趙之時武力鼎士裒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而不能止
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
西也然而計議不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
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哀義父之後深割嬰兒王
之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
新垣平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
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忍周鼎復起於漢新
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

水章邯兵不畱行收弊民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
則章邯以亡其城陸繫則荆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
幾者也願大王孰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荆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
事太白食昴昭王疑之夫精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
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
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不悟也願大王孰察
之昔玉人史記作卞和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
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也願大王察玉人李斯
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
比干剖心子胥鴟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孰察少

加憐焉。

以上一段言忠信而不見知。

語曰：有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騾，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文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腳於宋，宰相中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

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

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行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

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

逐孔子宋任子冉史作子罕之計囚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

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也秦

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二字史作蒙而彊威宣

此二國豈係於俗牽於世繫奇史作阿偏之浮辭哉公聽並

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兄弟由余子臧是姦不合

則骨肉爲讐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

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爲比也以上一段言新任羈

旅故爲左右所譜是以聖王覺寤捐子之心而不說田常之賢

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亡

古文辭類纂卷之二十一

厭也夫晉文親其讐彊霸諸侯齊桓用其讐而一匡天下

何則慈仁殷勤誠加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

鞅之法東弱韓魏立二字史作魏兵彊天下卒車裂之越用大夫

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

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

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

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犬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何

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

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以上承第一段欲王之臣聞明月之

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相眄者何則無

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困離奇史作詭而爲萬乘器者以

左右力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珠和璧史作隨

之夜光之璧祇怨結而不見德有人先游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

之璧之璧

忘今夫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堯舜之術史

作挾伊管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史有欲盡忠而素無根

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史作欲開忠信則

人主必襲按劍相晒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

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

牽乎卑辭史作亂之語不奪乎眾多之日故秦皇帝任中庶

子蒙史有嘉字之言以信荆軻而七首竊發周文王獵涇渭載

呂尚歸以于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王何則以

其能越孿拘之語馳域外之議獨觀乎昭曠之道也今人

士沈詔諛之辭牽帷廡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阜此

鮑焦所以憤於世史有而不雷也以上承第二段欲王知其新任羈旅而勿信左

右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底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回車今欲使天

下。寥。廓。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作。巖。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未。幾。兼。承。前。兩。層。意。言。忠。信。之。士。必。不。以。新。仕。羈。旅。之。故。而。屈。志。於。左。右。也。

枚乘奏吳王書

臣聞得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甲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效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又重鎮之繫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

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
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敝無窮之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
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
惑也人性有畏其景而惡其跡者卻背而走跡愈多景愈
疾不如就陰而止景滅跡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
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
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猶抱薪而救
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
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
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
胎禍何自來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統斷榦木非石之鑽
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
生如蘗足可撥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
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
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
有時而亡臣願大王孰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復說吳王

昔者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笮之塞東
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籍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
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
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
六國之眾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笮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
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

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子問吳率失職當俟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夫王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實富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輜錯出運行數千里不絕於道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圜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闢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以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之有吞天下之心也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飭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備荊陽待吳之饑大王雖欲反都亦不

得已夫三淮陽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
不得出兵其郡趙囚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大王已去
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
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孰察焉

司馬子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

漢書無此十二字爾發太史公公字乃令字文選

本誤

耳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

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

而用漢書作用而流俗

之言僕非敢如此也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遺風矣願自

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鬱鬱而無

文選作真

誰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

漢書無者字

用女爲說記容若僕大

質已虧缺雖才懷隨利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

發笑而自黜耳書辭宜荅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
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指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

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上

文選少上字

雍恐卒然不可諱是僕

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
略陳固陋闕然不報幸勿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府也愛
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符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
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列於君子之
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而
誦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
矣昔衛靈公與雍渠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
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中才之人事有關
於宦豎莫不傷氣况慷慨之士乎如今朝雖乏人奈何令
刀鋸之餘薦天下豪儁文選作後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

穀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
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
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
下之不能累日積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
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於此矣嚮者僕
亦常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維綱盡
思慮今已虧形爲埽除之隸在闡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
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
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
長無鄉曲之譽王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奉薄伎出入周
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
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
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

蘇按李陵少爲

侍中侍中得入宮門故謂之門下太素非文選有能字相善也

趣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歡然僕觀其爲人自選

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

人常思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

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

繫依李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

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

與單于連戰十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

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

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

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選有流涕沫血飲泣張空卷選

奉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者漢無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

者

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

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

主上慘怛漢書作悽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

士大夫絕少分甘漢書作絕能得人漢書有死力雖古之

漢無名將不能漢無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

當而報選有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

天下矣漢無僕懼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

推言陵之漢無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

明明主不深選無嗾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

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

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選有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

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正選

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選作李陵既生降願其

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邪選作李陵既生降願其

家聲而僕又併之漢作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此下自恥辱引入立名如江河之

海天下之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

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選作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漢無異而

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

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漢無人固有一死死有

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

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

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漢作毛髮

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

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漢無厲也猛虎處深

山百獸震恐及在罝檻之中及字下漢搖尾而求食積威

書有其字

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

漢無可入削木爲吏

議不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

於圓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

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此言不辱者所謂彊顏耳

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

漢無

於字

姜漢作里李斯相也具

於

漢無

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鄉稱孤繫

獄具罪釋侯誅諸呂權傾五霸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

赭衣

漢無

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居室此人

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

漢作

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

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曷足怪乎夫

漢作

人不能早自裁

繩墨之外已

漢作

稍陵遲

漢作

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

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

情。與。不。貪。生。惡。死。念。父。母。漢作親戚願。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

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漢作二親無。兄。弟。之。

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

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漢作與欲。苟。活。亦。頗。識。去。

就。之。分。矣。何。至。自。湛。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猶。能。

引。決。況。若。僕。之。下。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漢作幽糞。

土。之。中。而。不。辭。者。漢作以心。有。所。不。盡。鄙。陋。漢作無沒。世。而。文。

采。不。表。於。後。世。漢作世古。者。富。貴。而。名。磨。漢作摩滅。不。可。勝。

記。惟。侷。僕。漢作侷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漢作西伯拘。而。演。周。易。

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

語。孫。子。臙。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

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漢作有也。此。人。皆。

意。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逃。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漢作無

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

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

舊聞略考其行事漢無略字綜其終始漢無此句稽其成敗興壞之

紀漢作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

家三十列傳七十自上計軒轅至此凡二十六字漢書無凡百三十篇亦欲

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適會

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已著此書藏

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

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漢作貧下

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黨戮笑

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

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

其所漢有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需衣也身直爲閹

閔之臣甯得自引深藏

漢有於字

巖穴邪故且從容浮沈與時

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

漢作之私指

謬乎今雖欲自雕琢

漢作琢

曼辭以自飾

漢作解

無益於俗不信祇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故略陳固陋

王生與蓋寬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擯君

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

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

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

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

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

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

不惟遽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未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惓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選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惓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士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

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
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
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
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
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
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
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炰羔斗酒
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
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燕
穡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
日也拂衣而喜奮袂低昂頓足起舞誠荒淫無度不知其
不可也俾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
事汗辱之處也再親行之下流之人眾毀所歸不寒而栗雖

雅知輝者猶隨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尚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譽。

子駿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歿而微言絕。七十

子終而大義乖重遺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胄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鼂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牙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閒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篇九書十六篇天漢

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

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

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

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

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牛

嘆作一頓下乃實說其抑而未施處情最深鬱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

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

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

事若立辟雍封禪巡付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源猶欲保

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

疑

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
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
業亦闕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
士君子同之故不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遺近臣奉指銜命
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
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
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羣庶之所爲耳非所
望上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
其古文舊書皆有微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
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
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
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
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

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
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
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書說類五

古文辭類纂二十八

韓退之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回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
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
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
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
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
不盡解要白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禘至
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立
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
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
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

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
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
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
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
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背合其鬼行胸臆
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
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
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
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拒楊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
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
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
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

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
不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
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
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
其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
經也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
安在能廓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
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
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
絲絲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閒鼓天下
之眾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揚墨韓
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

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負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惺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夫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韓退之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尚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項自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頓頰作氣勢。竊爵位。目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眾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又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然。躋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

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誘於中朝稠人廣眾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戒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退之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戢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江爲之駭然丞相公卿士大夫

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黑羆虎之士畏懦賊躡莫肯杖戈
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三州之守
親出入行閒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
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
其口而奪之氣愚初間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
閣下眞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
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
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荅益增
忻悚夫一眾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爾三代用師不出
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
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
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施
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

地主名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
縣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
募士人必得豪勇與賊相孰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
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
何如儻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
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

韓退之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策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
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
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
等百于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
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
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

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立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合。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用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

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
下情義甯須言而后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
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
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
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
惡不言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伏其爲人
以且之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

天

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

嗜者存

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間有不嗜者

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

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

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

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

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
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
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
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
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
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
憊左車第二牙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閒便不分
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
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
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
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退之荅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據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攀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准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

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
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
猶後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
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
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既已爲之
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
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
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
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
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
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
知其辱焉然彼五十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
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以有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

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
裘爲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
否自計已孰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
以爲必俟工人之訶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別足不爲病
且無使勅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
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
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別足下無爲爲我戚戚
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
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
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愛一
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
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
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

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削也又所謂勅者果
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
吾之狂言愈再拜

韓退之荅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
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
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
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
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
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
必使一世入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
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

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退之荅李秀才書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眾人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污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子之言以愈所爲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爲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爲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

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
況其外之文乎

韓退之荅呂鑿山人書。

茅順甫云奇氣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
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
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山○出○有○樸○茂○之○美○意○恐○未○窮
磨○以○世○事○又○自○周○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
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孰○乎○將
以○爲○友○也○其○未○成○孰○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
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
卿○夫○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孰○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
候○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

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
今公卿閒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
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
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
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
事人者。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
爲。少安無躁。愈頓首。

韓退之荅竇秀才書。

愈白。愈少鴛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
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
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
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
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以

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鈞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入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願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助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稠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退之答李翊書

此文學莊子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間何

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曰
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
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
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
之志。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斬
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斬至於
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
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晷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
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
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夏
夏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

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
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
泐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
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
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
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
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
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
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
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
世法如是者其亦是樂乎興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

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
敢衰其可衰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
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退之荅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箋教以所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
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
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甯可以不荅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
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
誦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荅或問爲文宜何師
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
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
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闢其爲
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

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于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游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荅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退之荅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父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二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退之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

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人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嘆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綱從僕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綱相上下

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尙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退之荅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與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近似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不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任進者亦將小

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
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
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
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己貴與賤禍與福存乎
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己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
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
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
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在窮通之來不接吾
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
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娑而居遲遲
而來也

韓退之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

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
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
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
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
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
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
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
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睢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畱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
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
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
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
舟行可至速圖之吾望也

韓退之答劉秀才論史書

兪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爲凡
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
則善惡自見然此尙非淺陋偷情者所能就况褒貶邪孔
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
氏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
刑誅班固瘐死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謫退死家
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
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爲史者不
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爲之哉唐有天下二
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
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耶僕年志已就衰
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癯

齟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戚戚者猥言之上苟加一
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
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
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
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
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駭亦粗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爲也
夫聖唐鉅跡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
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
足下亦宜勉之

韓退之重荅李翊書

愈白李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
來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
不欲其入於善甯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進也

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荅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余之不爲也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烏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賢不肖因有分矣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韓退之上兵部李侍郎書

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誦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本好文學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白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

岳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織之爲珠璣華實變之爲
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
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
不見知已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
賢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

賢

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旣化而行矣今者入守

內職

大臣當天子新卽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

舉事宜

旣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之力甯戚之歌

謦明之言不

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

扶樹教道有所

曰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雜以瓌怪之

言時俗之好所以於口而聽於耳如賜覽觀亦有可采

于黷尊嚴伏增惶恐

韓退之應科目時與人書

日月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
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于天不難也
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爲
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猿獼之笑者蓋十
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
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甯樂
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
遇之孰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
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
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
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
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

亦憐察之

韓退之爲人求薦書。某聞木在山馬在肆遇之而不顧者雖日累千萬人未爲不材與下乘也。及至匠斤過之而不睨伯樂遇之而不顧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超逸之足也。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而又辱居姻婭之後是生於匠斤之園長於伯樂之廐者也。於是而不得知假有見知者千萬人亦何足云。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亦不自量已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知伯樂之善相也從而求之伯樂一顧價增三倍某與其事頗相類是故終始言之耳。某再拜。

韓退之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閤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
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
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
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
之以日隔之^道加以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
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
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
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
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
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其舉敢復進今則
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之不繼也其悄
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

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已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
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
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
恐懼再拜

韓退之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
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
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
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
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
盛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
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
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

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
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
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
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
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
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
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
下之人材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
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
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
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
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
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

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乎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

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
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
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
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子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
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
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
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
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
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
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
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
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

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
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
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聞者亦
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所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亦豈
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獲狝
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
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
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
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
安邊之畫不繇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
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
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
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

洋焉動其心。峩峩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采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于瀆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韓退之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

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閤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閤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焚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閤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

古文類纂 卷二十八
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聞於已仕未仕者况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退之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嘆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連遭坎珂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凡自言爲閤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

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
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
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
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予
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官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
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
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
於盧公眞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
前古已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
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
謀也感知己之難過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
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書說類六

古文辭類纂二十九

柳子厚與許京兆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坐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
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
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誦交積羣疑當道誠可
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
瘡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
瘴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
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
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迨不自料慙慙勉
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
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窺兀事
旣壅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

古文齋類纂 卷二十九
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詆訶
萬端旁午搆扇便爲敵讐協心同攻外連疆暴失職者以
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聞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
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
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
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
又何怪也宗元於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
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
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家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
怛然痛悵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特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愴愴然歔歔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謹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急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棗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僇復何敢更望大君

子撫慰收卹尙置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
沐盥激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
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

明者僅以百數

蘇端明先生云韓柳文及唐人詩內凡用僅字每以多為義晉書劉頌傳三代延祚久

長近者五六百歲遠者曾將千載趙王倫傳職所殺害僅十萬人則以僅為多亦不始唐人矣故有無兄

盜嫂娶孤女云搃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

史籍管仲遇盜升為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

已無古人之實為而有詭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

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

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

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

蒯通據鼎耳為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

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重御史

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澳滯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醜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肩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

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邪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輒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日舌無數况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閒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眾人之怒

謫語轉移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
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
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
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
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
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
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
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恍場以
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閒聲音特異鵠舌啁謀令
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
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
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

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

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邪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邪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賤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鄣爲耕毗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

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子厚與李翰林建書

子厚永州與諸故人書茅順甫比之司馬子長韓退之誠爲不逮遠甚而方侍郎遽云相其風格不過如與山亦巨源絕交書則評亦失公矣子厚氣格緊健自有得於神古人若叔夜文雖有韻致而輕弱不出魏晉文格如子厚山水記間用水經注興象然子厚豈酈道元所能逮邪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蹙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

坐則痺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
 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為最南狀與越相
 類僕悶即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蛇大蜂仰空視地
 寸步勞倦近水即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
 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
 圖士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為適
 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為舒暢哉明
 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
 不足為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
 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
 僕癘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為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為
 量移官差輕罪累即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為妻生男育
 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

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俟戰慄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眾人待常州邪若眾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子厚荅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多賀多賀秀

才志爲文章又在族父處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日
新也雖閒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矣夫觀文章宜
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
令吾俯乎則莫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
兩吾固伏膺而俯矣愈重則吾俯茲甚秀才其恐焉苟增
而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問疏之患乎還荅不悉

書說類七

古文辭類纂三十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畱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嬾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畱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旣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浩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旣曾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

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畱連又不遇
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飯
魚如京師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
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
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聞於朋友
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情
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
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
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
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懼布在世間相師成
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
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

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
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
則趨而就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
知其當然亦不甚嘆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
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詭
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
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闔
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
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子在楚州談禍福
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
處之之心也又嘗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
感激不避誅死眞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
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

古文齋類集 卷三十一
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
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
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
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
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嬾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
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

曾子固寄歐陽舍人書。

鞏頓首載拜舍人先生去秋人還蒙賜書及所譔先大父
墓碑銘反覆觀誦感與慙并天銘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
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
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
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
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

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爲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逝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旣莫之拒而不爲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托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爲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眾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

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爲也豈非然哉然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其遇之難又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况其子孫也哉况羣也哉其追躋○祖德而思所以傳之之由則知先生推一賜於羣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若羣之淺薄滯拙而先生進之先祖之屯蹙否塞以死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願進於門潛遁幽抑之士

其誰不有望於世善誰不爲而惡誰不愧以懼爲人之父
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爲人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
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
所諭世族之次敢不承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

曾子固謝杜相公書。

王明清揮麈錄云曾密公諱易占字不疑爲信州玉山
令有過客楊南仲公厚贖其行郡將錢仙芝捃摭以客
所賄公不自辨除名徙英州以赦自使將愬其事於朝
行次南都而卒適公子南豐先生在京師而杜祁公以
故相居京自來逆旅爲辦後事肅按如書所云方先人
之病一意於左右是密公卒時子固在側王語亦小誤
也

伏念昔者方輦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

嚮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
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熒熒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
爲之托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
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
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勤勤營救護視親屈
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
之有與謀至其旣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豪髮之私無自
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
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頌推說者窮萬世非
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
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縈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
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鞏之德如此蓋明
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

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鞏獨幸
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
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
之未進願其慙生於心無須與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
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鞏之所以報於明公
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明允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
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
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末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
言語樸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
大綱而無責其纖悉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
不用之可畏今夫水激之山放之海決之爲滿騰壑之爲

沼。汜。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瀾。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奸。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雜。然。出。矣。此段文字子瞻兄弟策論常擬之然精爽勁悍終不逮此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螻。蝸。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然。足。怪。者。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

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
王諸將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
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
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
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
百里之閒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
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
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
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
布之徒無以啟其心也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
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
無事出怨言以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
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

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隨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游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問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鋤耨畚築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傳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眊眊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也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也意滿不堅是以天下之兵

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材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困以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

古文商書卷三十一
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卽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邪

蘇明允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有嘆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彞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

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
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叫出而尹
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
嘆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
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
也亦必有小人焉間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
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
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
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
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
喜且自賀以爲道既已粗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既又反
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
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

爲之潛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
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
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
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
遠者又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閒而其位差不甚貴可
以叫呼攀援而問之以言而饑寒衰老之病又痼而雷之
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
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
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
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
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峻
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卽長江大河渾浩
流轉魚龍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

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
紆餘委在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
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
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
幽俯仰措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
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
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爲
詔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
其悅己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己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
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
我也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
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
心又近而粗成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托於執事將使執

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已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常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

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

蘇子瞻上王兵部書

荊州南北之交而士大夫往來之衝也執事以高才盛名作牧於此蓋亦嘗有以相馬之說告於左右者乎聞之曰騏驥之馬一日行千里而不殆其脊如不動其足如無所著升高而不輕走下而不軒其伎藝卓絕而效見明著至於如此而天下莫有識者何也不知其相而責其伎也夫馬者有昂目而豐臆方蹄而密睫捷乎若深山之虎曠乎若秋後之兔遠望目若視日而志不存乎芻粟若是者飄忽騰蹕去而不知所止是故古之善相者立於五達之衢一目而眄之間其一鳴顧而循其色馬之伎盡矣何者其相溢於外而不可蔽也士之賢不肖見於面顏而發泄於

辭氣卓然其有以存乎耳目之間而必曰久居而後察則亦名相士者之過矣夫軾西川之鄙人而荆之過客也其足跡偶然而至執事之門其平生之所治以求聞於後世者又無所挾持以至於左右蓋亦易疏而難合也然自蜀至於楚舟行六十日過郡十一縣三十有六取所見郡縣之吏數十百人莫不孜孜論執事之賢而教之以求通於下吏且執事何修而得此稱也軾非敢以求知而望其所以先後於仕進之門者亦徒以爲執事立於五達之衢而庶幾乎一目之眇或有以信其平生爾夫今之世豈惟王公擇士士亦有所擇軾將自楚游魏自魏無所不游恐他日以不見執事爲恨也是以不敢不進不宣

蘇子瞻荅李端叔書

8

軾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

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
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
蒙惠書又復嬾不卽荅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
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材
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員以
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歆羊
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
眾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應舉而已既
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
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
苦不自知旣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譏譏至今坐此得
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眞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
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攬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

氣警之候盡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
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
閉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閒與樵漁雜處往往爲醉人所
推罵輒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
之亦不荅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
木有瘦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
事默自觀省同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
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
抑將又有取乎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
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
必喻此意

蘇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

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貌之

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斗升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間將歸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介甫荅韶州張殿丞書

某啟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

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
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
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
爲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
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
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
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邪閣下勤勤惻惻以
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
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
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
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
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
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

當前而不慄。誦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况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已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介甫上凌屯田書。

愈跼疾。鑿之頁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狼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己病也。雖人也不以病愈。

跽焉則少矣隱而虞俞跽之心其族媿舊故有狼疾焉則
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
於此弱而孤壯而屯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
從之兩世之極窶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
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
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獨
以窶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
得伸猶人之狼疾也奚有聞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
艱而悼厄窮人之俞跽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
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
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
忽之歟

亦自勤悍而不如昌黎荅呂鑿山人之奇變

某敗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
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
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
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
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
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謫也某則以爲受
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
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
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
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
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
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

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改，故其度靡
義而後動，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在位久未
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日今日當一
切不事，專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自昭不
任，區區向往之至。